

# 敬悼本誌發行人王雲五先生

阮毅成

上海商務印書館，創立於民前十五年，為我國成立最早的出版事業。民前十一年，該館出版外交報。民前八年正月，創刊東方雜誌。距我之出生，尚早一年有餘。到現在止，已達七十六年。為我國現有雜誌中，歷史最為悠久者。民國二年，外交報停刊，併入東方雜誌，內容乃益為充實。

王雲五先生於民國十年，到上海商務印書館，任編譯所所長，到現在也已達五十八年。東方雜誌初由高夢旦先生任發行人，自民國十九年十二月起，即改由雲五先生擔任。民國三十五年，因雲五先生出任公職，由朱經農先生任發行人。來台復刊，仍由雲五先生擔任，到現在也已十二年。

我之得見知於雲五先生，東方雜誌實為其樞紐。民國初年，先君荀伯公即逐年訂閱，每期寄達家中，先君必擇其中若干篇文章，命我閱讀，且要我寫札記。自中學以迄大學，先君所指定的東方雜誌的著述，程度逐漸加深，範圍逐漸增廣。有時，未能按期寄到，先君就命我到杭州清和坊商務印書館查詢。因以，我很早就有向東方投稿的志願，心想如果能有一天，我寫的文章能在東方中刊出，那真是無上的光榮。我會經向先君說到過我的奢望，先君勉勵我說：「只要你用功讀書，勤求學問，你這個希望一定會實現的。」民國十七年，先君棄養，我到法國巴黎大學求學。次年，我寫了一篇「最近十年的歐洲議會制度」，寄到上海商務印書館，向東方雜誌投稿。雲五先生看到了之後，就親筆寫了一封回信給我。大意是：收到我的文章，內容與文字皆很好，東方決定採用。盼望我繼續投稿，並於日後回國，經過上海時去看他。其時，雲五先生業已是世界的大出版家之一，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重鎮，年四十二歲。而我只是一個二十五歲的法國留學生，尚未畢業。他這種鼓勵青年，獎掖後進的精神，不但當時使我萬分感動，也是我此後數十年中樂於與青年學生接近，多方幫助他們的來源。

我寫的這一篇文章，不久就在東方雜誌刊登出來，我真是萬分的高興，少時的願望終於實現，可惜先君是看不到了。而雲五先生給我的第一封信，也在連年戰亂中失去了。

民國二十年初，我自巴黎回國，經過上海，就到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去拜訪雲五先生，未曾遇到。其後，我在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及中央政治學校（今國立政治大學前身）任教，雲五先生就多次寫信來，約我為東方寫稿，並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時代法學叢書及實用法律叢書編撰專書。我在南京六年，確為商務印書館，編著了許多本有關法學的書，也曾為東方寫過不少篇的文章。

自抗戰以迄勝利，自復員以至戡亂，我與雲五先生見面的機會不多。因為他一直在後方，而我却一直在前線。民國三十四年六月，我由浙江省的前方，到重慶出席本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。大會閉幕後，我到重慶白象街商務印書館，去拜訪雲五先生，相談至為暢快。我說到自從衡陽淪陷，前後方陸上交通斷絕，前線看不到重慶出版的新書，精神上至感空虛。雲五先生說：「從前方來看過我的人很多，包括黨政軍各界人士，很少有人提到要看看新書，兄真是愛讀書的人。商務在福建省連城縣，有一個小單位。兄如可為商務帶去新書的紙型，就可以在福建印刷，並且發行。不但可以滿足東南各省人士的需要，還可以行銷到敵後，發生廣大而深遠的宣傳作用。」我說：「我將乘軍用飛機，由重慶直飛福建省的長汀縣。再換乘汽車，經過永安、南平、建陽、建甌、浦城等縣，越仙霞嶺，而回到浙江省的龍泉縣。我可以為商務攜帶紙型，到福建交給雲五先生所指定的人，由其印行。雲五先生大為高興，就送來三大包紙型。我初意紙型是紙做的，份量不會太重。豈知書有好多本，竟十分沉重。軍用飛機限制我

只可以攜帶十公斤行李，我只得將隨身衣服行李，全部分送給在重慶的浙籍學生，還是不行。我乃又當面商請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，特許多帶若干公斤上飛機。周先生寫了手令，交到白市驛機場，我才得順利成行。其中，重慶與前方各省之間，沒有民用航機，軍機也沒有固定的班次。其中艱難，不是今天所能想像的。我到了長汀，與連城的商務印書館人員取得連絡，在經過南平時交待給他，不久，就一一翻印出版，其中包括了雲五先生自著的英倫歸來等書，這是在戰時訪問英國回國後所寫。他在英國訪問時，現在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，正在英國求學，曾擔任接待各事。雲五先生與之晤談以後，即極賞識他的學問與才識。我在重慶時，雲五先生曾向我提及此事。李光耀果然不負雲五先生的期望，成爲今日亞洲的重要領導人物之一。

自抗戰勝利以迄中樞播遷台灣，我只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，制憲國民大會於南京舉行時，因我們皆係出席代表，我曾與雲五先生，得有謀面的機會，并數次直接與之商談有關憲法內容的事項。雲五先生對憲法的各條條文，皆經過深思熟慮，具有真知灼見。他週旋在各黨各派之間，於衆議龍蟠之下，發揮他的高度智慧，憑其大公無私的精神，與綜合歸納的能力，才使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，順利產生。

我與雲五先生，再度謀面，已經是大陸沉淪之後。三十年來，我秉筆追隨，幾乎任何要事，有他，就必定有我。他對我的推心置腹，深信不疑，真使我無法拒絕他對我的任何器使。我也一定必信必忠，遂成他的希望，貫徹他的要求。

民國五十八年，我將自公職退休。在我未退休前，雲五先生就屢次對我說，要我在退休後，任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。他送給我十股股票，使我取得股東的資格。退休以後，他又屢次約我任東方雜誌的主編。這在我少時就想投稿的國內最具有歷史與學術地位的刊物，竟在數十年後，要由我主編，我真是既欣喜，又惶恐。而雲五先生以發行人的身份，全力支持，隨時訓迪，我竟於民國五十九年六月起，擔任主編，轉瞬就已經十年了。

在此十年之中，雲五先生將昔年的東方雜誌，收集齊全，重予影印。事先，他約請褚保衡兄全部檢查，製作總目錄及索引。他自己寫了長序，

說明影印的必要與價值。這一百七十五大本長達七十年的全部東方雜誌，是我國現代史的全貌，也是我國近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總記載。其對國內外文化學術界貢獻之巨，真是無與倫比。

在此十年之中，遇有世界或國內大事，我常請雲五先生撰稿，他從不推辭。他寫得又多又快。刊布之後，國內外均極爲重視。報章雜誌，常有引用。去年十二月，他寫了一篇一九七九年開始時的二十大願，對世界大局，與民國六十八年的展望，分析至詳，長達萬言。稿成之後，忽聞美國卡特，媚匪締交，背約棄友，雲五先生義憤填膺，立即補寫了一段，命由東方雜誌，將全文立即印行十萬份，作爲號外，免費贈送讀者。雜誌之有號外，自此始，也就是自雲五先生此文始。

每期東方雜誌集稿之後，付印之前，我必將全樣送請雲五先生核定。他看得很快速，也很仔細。通常是前一晚送去，次晨就已看好送回。每期內容多達十餘萬字，而且每篇性質不同，他竟能在一夜之間，全部看完，并對於他認爲不妥或應行修改者，逐一註明，發回重改。并且打電話給我，說明理由。我對於他的精細與慎重，真是由衷地佩服。我於來台灣後，曾任中央日報社社長，自信對於文字，已能充分注意，也更能一再斟酌。而與雲五先生相比，實在還是有所不及。

今年六月，欣逢雲五先生九十晉二華誕。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歷屆畢業生，在台北市金華街政大公共企業管理中心，舉行慶祝茶會。雲五先生親自到場，猶是談笑風生，他說：「近來除原好喝酒外，又喜歡喝茶。有人送我南投縣鹿谷鄉的凍頂烏龍茶，至爲名貴。」同學們推我致詞，我說：「我一向三句不離本杭。雲老喜歡茶酒，則杭州多的是好的紹興酒，名女兒紅；也有好的龍井茶，其中以雨前與明前最爲名貴。他日光復大陸，我恭請今天的壽星到杭州，品嚐名茶名酒，而今天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，也一概奉請參加，均由我作東。」雲五先生聽了大笑，并且鼓掌。誰知不久，他就因感冒住入醫院。

雲五先生兩次住院，我均曾幾回到台北市石牌榮民總醫院去訪視。有一次，他說：「兄住得太遠，來回很費事，盛意可感。」最後一次是八月十二日下午五時，我與詹世驊兄一同前往。他精神極好，在病榻上對我們

說：「我病已好了，燒已退盡，如果不是手上吊着葡萄糖瓶，與下身掛着通小便的皮管，就可以回家了。」我看他神情很為樂觀，也為他高興。未料到只隔十三日一天，他就於十四日清晨去世了。

雲五先生是一代奇人，也是這一個世紀的偉大人物。他的一生，與中華民國的歷史，不可分離。我相隨數十年，他的言容笑貌，經常在我的腦海中盤旋，久久不去。我對於他的突然棄世，雖則認為人生總有這麼的一天，而他竟毫無痛苦，說走就走，誠如佛家所說，非有足夠的修持，與至高的智慧，無法得到。但仍不免感到哀傷，假如雲五先生再能延壽若干年，除可以完成他自寫年譜的心願，也可以為我們這個多難的國家，與危疑的世局，有所貢獻。至其能繼續擔任本誌的發行人，使本誌可以保持其優良的學術傳統，并能多對國事有所獻替，更不待說。

但是，雲五先生畢竟去了，舉國為之震悼。我特別要感謝的，是他逝世之後，其家人在他的遺篋中，覺得他已經寫好的兩張條幅，皆已寫好了我的上款，却一直沒有給我。我推想其原因，是他認為詞句尚未定稿，還要再修改。他晚年好做詩、填詞。他自韓國與日本訪問歸來，寫了一百首七絕，屢次問我平仄協否？有無出韻？我總說：「詩詞以能表達性靈與情感為主，不必過份受平仄與韻脚的拘束。」近年，他又愛填詞。我每次去拜訪，他常將新詞寫好，貼在牆上，給我看，并問意見。我對於詞實在所知不多，更難以有所貢獻。但我覺得「老去填詞」，也不失為一種休閒的活動，所以總對他表示稱讚。今面對遺篋，益感厚愛。

自從雲五先生逝世之後，十天以來，不知有多少朋友、記者、學生來訪問過我，要我談談他的具有傳奇性的一生。而我在哀感之餘，又要為之辦理治喪各事，心情實在平靜不下來。雖則有關他的史實，外間所知已多，而且他自己也已寫了八十自述與最後自述兩本書，但在我與雲五先生的相知之深，相從之久，可以說的話實在還有很多，可以寫的事自更不少。只得留在日後，再逐漸予以記述。此文只能先表達我的哀悼之誠，作為一個開端而已。并附印他生前寫好而在逝後才到我手中的墨寶一張，以為紀念。再自我自撰的輓聯，以為此文之殿：

相知亘五十年，侍坐清談，每道平生多逆境。  
遺著逾千萬字，自修苦學，應少人間未見書。

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，  
雲五先生大殮之日，寫於台北。

實踐三民主義  
光復大陸國土  
復興民族文化  
堅守民主陣容